

心/香/一/瓣

奶奶的爱



唐晓莹

奶奶今年九十九岁高龄，不料在这个夏天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回忆往事，我心中满是奶奶对家人和我的爱。

奶奶共养育了三个儿女，膝下有孙子孙女和曾孙共10人，最小的曾孙已满1岁。从我能记事起，印象最深的就是奶奶。她身上穿着的长衫总是洗得干干净净，脸上总是挂着温暖慈祥的笑容。一生勤劳善良的她，除了整天忙里忙外，照顾好家人，就是对我特别呵护和爱。

在我生病输液时，是奶奶把我抱在怀里；晚上睡不着了，是奶奶陪我入梦；被邻居小伙伴欺负了，是奶奶帮我讲公道，把我脸蛋上的眼泪擦干。白天，在院子里，奶奶怀里抱着比我小的弟弟，我和奶奶总是一前一后地出入；晚上，在家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奶奶把我呵护到甜美的梦乡。那年月物质生活匮乏，连“打工”这个词都还没诞生呢，可我的妈妈总是在户外劳动，爸爸在村里经营药店。只有到了晚上，一家人才相聚在一起，爸妈的主要任务也是带比我小两岁的弟弟。

我不在乎整天忙碌的爸妈，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只觉得奶奶对我最好。在家里的菜地里，刚上小学的我就懂得为蔬菜松土除草。奶奶常常教我猜谜语，有时一边在菜地劳动，一边猜谜。“红口袋，绿口袋，有人害怕有人爱”“生根不落地，有叶不开花，街上有人卖，园里不种它”“一个黄妈妈，生性手段辣，老来愈厉害，小孩最怕它”……奶奶的谜语就像新年的鞭炮，于是辣椒、豆芽和生姜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炸开了花。那可是我童年读到的最美的童话。

“青竹竿，顶簸箕，下面躲着一窝麻母鸡。”奶奶又要考我了，我搔搔后脑勺，怎么也想不出来，心想：这是蔬菜吗？什么蔬菜这么怪怪的呢？奶奶看我猜不出来，指着远处田里的像莲花叶子的蔬菜说：“你看，在那里呢！”我恍然大悟，用响亮的童声回答道：“芋子！”奶奶慈祥地笑了。我乐了，大声说道：“我也要考奶奶一个谜语‘圆圆脸儿像苹果，又酸又甜营养多，既能做菜吃，又可当水果。’”我仰着小脑袋看着奶奶，竟有些得意。奶奶没有马上猜谜，先问我道：“孙女，如果猜到了，你为奶奶做什么事情呢？”“为奶奶背回今天采摘的蔬菜！”我的童声在菜地里响起来。只见奶奶停下采摘蔬菜的大手，从容地道来：“孙女，你说的是番茄，书面语也叫西红柿，对不对呀？”我的小手竟拍响了，心里很佩服奶奶：菜地里没有的蔬菜，而且我们班没有一个同学猜得到的谜语，奶奶也知道！

上初中后，我住校，回到家里，还是最喜欢跟着奶奶转。一次，奶奶让我给她拿刷锅的竹制的刷把，

她自己端着一盆白生生的淘米水，叫我跟着她到菜地去，我很纳闷：这是干啥呢？给蔬菜洗澡吗？我带着好奇心跟着奶奶来到菜地，奶奶说：“孙女，你看，大白菜快成熟了，但还不够白，怎么办呢？我们给它浇上洗面奶，明天早上你来看，就会白生生的一片了。”只见奶奶熟练地为我做了一个示范动作，我就学着奶奶用刷锅的刷把先在盆里蘸上淘米水，再向下划一道弧线，白净的淘米水就像毛毛雨铺满了大白菜的叶子。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科学依据，但那时，我看到奶奶呵护她的菜，就像呵护她心疼的孙子孙女一样快乐。

奶奶不但会种蔬菜，在家里还是妈妈和幺婶的老师，全家人都知道奶奶的厨艺好，我能记事起，知道妈妈的厨艺也很好，一打听，才知道，是奶奶的徒弟呢。奶奶待人热情周到，在家族里和爷爷一样都是很有声望的老人。特别是奶奶，九十多岁了，仍容光焕发，脚步轻盈，乐观开朗。每每看到奶奶亲切慈祥的笑容，我的心灵就会愈加澄净，仿佛看到波光粼粼的湖水，泛着绿波……

我大学毕业后，成家立业，现在已50岁出头了，仍喜欢回到生我养我的老家，看望我敬爱的奶奶，还有我年逾古稀的父母。虽然那些菜园早已不是过去的菜园了，那些在菜园子里和奶奶一道除草、摘菜、猜谜的日子早已远去了，但我曾在奶奶的关怀下成长，我常常听到奶奶的笑声，看到奶奶的笑容，甚至收到奶奶的祝福，我感到那些日子无比珍贵，于我是多么难能可贵！

如今，高寿的奶奶离我们而去了，她的一生就像一棵大树，完美地诠释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永远忘不了奶奶对我的爱。

(作者系大足区某学校教师)



新/作/者/

炊烟·乡愁

龙飞飞

晚饭后，和家人一起沿着往常熟悉的行走路线完成夏天傍晚的必修课——饭后走一走，活到九十九。在走进学校南校区的时候，伴随着晚风，空气中传来一股淡淡的柴火炊烟的味道。我忍不住用力吸了吸鼻子。嗯，真的是柴火炊烟的味道。于是乎，我好奇地四处望了望，想要看看是从哪户人家飘出来的。可在这钢筋混凝土的无情围墙之下，除了这鼻子收到的反馈，视野里并没有看见我期望中的炊烟。我抬起头又朝山的方向看了看，除了山顶与天交接之处缠绵的云层以外，真的丝毫未见炊烟的踪迹。可炊烟的味道，依然飘浮在空气里。

好吧，闻得着，看不见，这神奇的炊烟莫不是老家飘来的味道。是那边知道我最近犯起了思乡症特意送来的么？我承认，这一股隐匿的味道揪出了我抑制不住的乡愁。

在记忆中，家乡的夏日温度与太阳的升起降落近乎是同步的，太阳隐去后，各种叶片和泥土释放出的清凉，伴随着此起彼伏的虫鸣声，让暑气迅速遁逃。在晴好的落日余晖里，劳作归家的人们各自点燃灶膛开始犒劳早已饥肠辘辘的肚皮。家家户户的烟囱断断续续开始冒出不同规格的炊烟。烧煤的，先喷出一小会儿的烟尘，然后慢慢的变成丝丝袅袅的淡白色青烟；烧木柴的，白烟之后就只剩下若隐若现的烟影；烧稻草这类秸秆的，开始一番浓烟往往

夹杂着飘飞的柴沫，之后伴随添柴不时的冒着浓烟。对小孩子而言，无论是浓烟还是袅袅升起的炊烟，那都是该收起当日玩兴的信号，是该去田头驱赶贪耍的鸭子的信号，是该回家的信号。

每当这个时候，飘扬的袅袅青烟，是很容易激起我的臆想。收起玩兴回家的时候，多盼望跨进家门的那一刻，就能看见桌子上香喷喷的饭菜在等待自己去狼吞虎咽；在田坎上捡泥巴驱赶鸭子的时候，恨不能送一只西天，好给晚上的饭菜添上一碗油荤。但时常的遭遇是，玩到炊烟升起时回家必定会收到老母亲的一顿贪玩的责骂；赶鸭子的结局，常常以收到山蚊子送的大红包收场。如若这日傍晚我家的炊烟是我升起的，那饭菜上桌后的我，多半都是带着锅灰的烟熏妆举起了吃饭的筷子，但这一餐粗茶淡饭却是格外的鲜香。

回忆的思绪还没飘回来，却被小儿子给打断了。他用手轻轻抱着我拍了拍我的肚子，调皮地说：“妈妈你今天又贪吃长胖了。”我故作生气地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天天盯着我的体重，要多学学我的勤奋与努力。”是啊，伴随着岁月的流逝，小时候敞开心扉喝稀饭的场景很难再现了，而今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里，就连闻一闻那熟悉的炊烟，都能让人无限地怀念过去。我终究是步入了人生的中年。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诗/绪/纷/飞

松鼠尾巴中的诗意



屿夫

雨天过后的松鼠尾巴，快乐地
叹了口气，将自己迎向阳光
期待的温暖亮堂，那叠湿软的书
吸收热量，把水汽抖落出去
留下的两片滴痕
可视入微画，偶尔欣赏

避雨的山虫，也悄悄离开
回到草丛，已散发阳光气息的乐园
一屋之小容纳不下
它浪游的向往
那鸟儿，凭借雨里的记忆
又飞往檐角，啄食米粒

手捧望海茶汤的人啊，默看云色
头脑中，隐约有诗的风暴

在山中偶遇

走进来，就亲见大自然
迎客的慷慨，这只漂亮的喜鹊
绕飞森林一角

从这棵树，到那棵树
从高处，到低处
修长尾梢，披着阳光的纱
显露出自由的气派

风与云与虫之外，唯一的
观众，才华横溢
悄悄地，在内心深处击节赞叹
生怕会惊扰了
一场无与伦比的表演

空气里乐声荡漾，花丛中
短歌浅吟，报喜的鸟儿
以天地做纸，挥洒山岭的绝句
献给了爱她的人间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美/丽/重/庆

西沱的云梯

钟枚

从朝天门顺江而下，畅行279公里，就到了被称为古代“巴郡之西界”的西沱。隔一江水，朝北望，只见石宝寨踞山雄立，鸟瞰着江水，似述说着千古悠悠之往事。长江中波涛汹涌，唯南岸平缓，西沱得以设镇，又因这里地处忠县、石柱、万州交界处，俗称“西界沱”。

据说，远在新石器时代，西沱便形成了长江上游特殊的巴人文化，如今在这里分布有商周时期的观音寺遗址、沙湾遗址、砖瓦溪遗址、公龙背遗址等。及至秦汉，西沱的农耕文化已十分发达，而到了唐宋时期，这里已是川东、鄂西边界的商贸重镇。

沿江岸石阶拾级而上，只见两旁皆是独具特色的土家吊脚楼群与古香古色的汉族民居，形成一条古朴、厚重的石梯街道，沿山脊蜿蜒直达山顶。这就是西沱镇的主体建筑群——云梯街。云梯街长约2.5公里，有113个石梯台面，1124级台阶，街道依石阶两旁由江边向山顶发展，据说这与历代外来人口在此进行贸易而逐步定居有关。看今天的民房，大都保留着前门面、后居所的格局，虽是日杂五金铺面居多，但也能联想出明、清之时“川盐销楚，商业发达、客棧遍布、店铺林立”的热闹景象。

西沱的商贸兴盛，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此为长江上游的深水良港之一，上溯279公里达重庆，下行可到万州、宜昌、武汉、南京、上海，俨然处于长江三峡的腹地地带；陆路可经涪陵、丰都、忠县、彭水、酉阳、秀山、黔江，达鄂西地区以及贵州、湖南等地。

据说西沱的商贸活动从500多年以前就开始了。原在河边的老平街，逢二、五、八起场，后来商贾云集，货物增多，如布匹、盐巴、桐油、贝子、黄连、铁器等等，当日往返不便，人们就开始修建栈房铺面，故定居者日多……虽没有统一规划，由民间自发地沿边筑阶向上，但也还算是有序建设，而今达到如此规模，甚是罕见。

西沱云梯街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现有文物保护单位下盐店、二圣宫、崔绍和民居、禹王宫、永城商号、古衙署、南龙眼桥、北龙眼桥、民亭、万天宫、紫云宫、南城寺、关庙、福尔岩摩崖造像等。如今这里游客如织、涛声如歌，留存着三峡历史、巴人文化的回响。